

公司战略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

楚有为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利用2009—2015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战略对研发活动中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采取防御型战略的上市公司,采取进攻型战略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操纵。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企业融资需求高、融资难度大时,激进的进攻型战略更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在采用多种方式测试结果稳健性后,结论仍然成立。

[关键词]公司战略;盈余管理;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选择;公司财务决策;研发创新;融资需求;银行关联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18)05-0044-10

一、引言

公司战略是公司结合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确定公司长远目标,以及为了达到目标而配置资源的一系列有组织的行动。公司战略会影响企业的盈利模式、高管薪酬契约和组织结构,战略类型不同的企业,经营特点也大相径庭^[1]。公司财务决策也建立在公司战略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公司战略对财务决策的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Miles和Snow按照战略激进度从小到大将公司战略依次划分为防御型、分析型和进攻型战略^[1]。Bentley等参照这种方法,利用财务数据对公司战略进行分类,发现相比于防御型战略公司,进攻型公司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更大^[2]。公司战略也是影响盈余质量的首要因素^[3]。战略激进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更高^[4]。

研发活动具有专业性强和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特点,企业极有可能利用日益活跃的研发活动进行各种盈余管理。根据我国会计准则,企业可以利用研发支出会计政策实现盈余操纵。公司战略定位与研发创新活动息息相关,公司战略也会影响利用研发支出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战略激进的公司需要通过不断寻找新的产品和市场机会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因此这类公司研发投入水平通常较高^[2]。研发投入不仅会占用大量资金,还会导致当期业绩降低,增加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这类公司更有可能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提高当期利润。此外,公司现金流状况和盈利水平会造成公司融资需求和融资难度的差异,不同的融资需求和融资难度会对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起到不同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借鉴Bentley等的方法^[2],按照激进度从小到大,将战略分为防御型、分析型与进攻型三种,探讨公司战略与研发活动中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本文基于会计政策选择视角,从研发活动入手,考察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将丰富公司战略与财务决策领域的研究。第二,可能拓展盈余管理的研究视角。现有文献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往往从总体指标入手,针对会计政策选择这种类型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

[收稿日期]2018-03-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02056)

[作者简介]楚有为(198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企业创新,邮箱为chuyw2015@126.com。

研发支出会计政策可以从单一会计处理角度研究应计盈余管理,而众多会计处理操纵构成了总体操纵水平。本文考察公司战略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的影响,可以更加细致、直接地分析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第三,本文拟通过估计企业对研发支出进行合理资本化的概率,测算企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从而更直观地考察公司战略对会计政策选择这类盈余管理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 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

研发活动具有专业性高和信息不对称性高的特点,外部投资者很难发现上市公司研发活动中的盈余管理行为。Roychowdhury 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会通过调整投资预算操纵当期利润、缓解业绩压力,缩减研发投入是研发活动中较为常见的盈余管理手段^[5]。研发活动中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操纵业绩,并且这是一种更为隐秘的盈余操纵手段。我国的会计准则虽然要求研发支出资本化需要满足一定条件,但是否满足资本化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的职业判断,这使得研发支出会计政策成为公司盈余管理的新途径^[6]。Oswaid 等的研究显示盈余管理是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重要动机之一,当会计准则允许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管理层会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与费用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7]。研发支出资本化是企业调整业绩的常用手段,若经营业绩较差,企业为保持上市资格、避免亏损而倾向于把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处理^[8]。

(二) 公司战略与财务决策

近年来公司战略与财务决策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Miles 和 Snow 从企业经营过程中创业过程、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三个维度刻画了公司战略^[1],按照激进程度从小到大将公司战略依次划分为防御型、分析型和进攻型战略。采取进攻型战略的公司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来保持行业领先地位;防御型战略公司通过降低价格、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来保持竞争力;分析型战略则处于二者之间。国内外学者按照上述方法利用财务数据对公司战略激进程度进行了刻画,考察了战略特征对财务决策的影响。Higgins 等发现,与防御型公司相比,进攻型公司避税程度更高^[9];王化成等认为,战略激进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过度投资^[10];孙健等认为进攻型战略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大^[11]。从财务信息质量角度出发,学者们研究发现不同战略下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战略定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和盈余管理方式^[12]。在进攻型战略下,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4],会计稳健性更低^[13]。

现有研究虽然普遍认为研发支出资本化扮演了盈余管理角色,但大部分只是间接证实了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选择了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研发支出资本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盈余管理,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同战略下,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也存在较大差异。现有研究从总体操控指标入手,考察了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4],但没有从具体的会计政策选择方面考察战略特征的作用。激进的公司战略下,管理层业绩操纵动机更强,考察公司战略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的影响,可以更加直接地分析战略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不同的公司战略会导致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首先,从薪酬设计看,战略激进的进攻型公司薪酬设计会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进攻型公司专注研发会导致公司经营不确定性更大,为了鼓励管理层风险承担,减少其短视行为,管理层薪酬结构中浮动薪酬比例较高^[14]。同时,进攻型公司更倾向于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从而促使管理者关注企业长期收益。进攻型公司可以通过薪酬契约设计来抑制管理层缩减研发投入的短视行为,但业绩波动与较高的浮动薪酬比例会造成高管薪酬较大的波动,加剧高管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催生管理层为了满足薪酬契约条件而进行业绩操纵的动

机。满足薪酬契约条件是管理层选择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动机之一^[15],较高的权益性薪酬也会导致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增加^[16],促使高管利用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谋取私利^[17]。由于薪酬特征的影响,进攻型公司更有可能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

其次,进攻型公司为了满足融资需求,更有动机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外部融资需求较高的企业隐瞒财务信息的动机更强^[18],融资需求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19]。学者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向企业提供贷款时难以识别企业的业绩操纵行为,管理层可以通过盈余管理获得融资^[20]。研发支出资本化是企业获得外部融资而操纵业绩的重要方式^[8]。战略激进的进攻型公司会投资更多研发项目,在研发过程中需要资金的持续投入,公司融资需求增加,盈余管理动机增加。进攻型战略公司研发活动较多,难以通过缩减研发支出进行盈余管理,此时更可能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这种较为隐蔽的手段,在维持原有研发投入规模的前提下调整当期利润,以此获得外部融资。可以推测,进攻型公司为了获得外部融资,更有可能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

最后,进攻型公司密集的研发活动为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进攻型公司通常不断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这类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较高。出于保护商业秘密的动机,企业可能会减少对研发活动的信息披露;而无形资产没有成熟的交易市场,外部投资者难以获得无形资产价格信息,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不对称程度^[21]。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盈余管理被发现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由此可见,进攻型公司更可能利用研发活动信息不对称较高的特征,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

此外,为了配合进攻型战略的创新导向,公司的内部控制更加灵活松散,更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22]。内部控制是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升盈余质量的重要机制,进攻型公司较差的内部控制会导致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难以被发现和纠正。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战略激进的进攻型公司更可能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

如上文所述,公司战略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会受到融资需求的影响。若存在较高的融资需求,则企业可以通过盈余操纵获取外部融资,而进攻型公司更可能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由于研发活动本身具有高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公司研发创新活动常常面临融资困难,融资难易程度也会影响战略类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银行关联是影响企业融资难易程度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具有银行关联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获得银行贷款^[23]。在同等盈利水平下,与没有银行关联的上市公司相比,具有银行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获得银行贷款,利用盈余管理调整业绩的动机更低。可以推测,如果具有银行关联,进攻型公司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较高的融资需求下,进攻战略导致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3:当具有银行关联时,进攻战略导致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低。

四、研究设计

(一) 变量定义

1. 公司战略

本文参照Bentley等的研究^[2],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构建了一个离散变量度量公司战略。该变量主要描述了以下六个特征:(1)研发强度,用无形资产净额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①;(2)运营效率,用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3)成长性,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4)市场推广强度,用销售费用、管理费

^①由于目前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披露研发支出信息,因此本文借鉴叶康涛等的研究^[12],采用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替代企业研发支出。

用之和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5)组织稳定性，用5年员工数量标准差与平均员工人数之比表示；(6)资本密度和技术效率，用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之比表示。Bentley等指出进攻型公司研发和市场推广强度高、运营效率低、成长性高、组织稳定性和资本密度较低^[2]。将上述变量取过去5年的平均值，对于前5个变量，将均值按照“年度—行业”，从小到大分为5组，最小组赋值0，次小组取值为1，以此类推，最大组赋值4；对于第6个变量，将均值按照“年度—行业”，从小到大分为5组，但最大组赋值0，最小组赋值4。将六个变量的赋值加总就得到一个度量公司战略的变量STR_A，是取值0~24的离散变量，其值越大表示公司战略越激进，即表现为进攻型战略，否则表示战略较为保守，表现为防御型战略特征。

2. 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程度

首先，参考黄亮华和谢德仁^[6]以及谢德仁等^[15]的研究建立模型，通过模型估测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合理概率。本文之所以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哑变量进行Logit回归，是因为估计值的含义为会计政策选择的概率，并且这种回归方法还可以有效保留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的样本。模型如下：

$$CAP_{i,t} = \alpha_0 + \alpha_1 R&D_{i,t} + \alpha_2 Pat_{i,t} + \alpha_3 EI_{i,t} + \alpha_4 wage_{i,t} + \alpha_5 HTec_{i,t} + \alpha_6 INV_{i,t} + \alpha_7 Fin_{i,t} + \alpha_8 Tang_{i,t} + \alpha_9 Roa_{i,t} + \alpha_{10} Size_{i,t} + \alpha_{11} TobinQ_{i,t} + \alpha_{12} Age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若企业将研发支出资本化(CAP)，则该研发项目已经形成初步成果，具有经济价值。当年上市公司将研发支出进行了资本化，CAP取1，否则取0。因变量选择研发投入水平R&D，取值为当期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专利存量Pat，为当年企业拥有专利数加1的对数。这两个变量衡量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核心员工股权激励(EI)，若当年上市公司对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EI取值为1，否则为0；员工薪酬水平wage，等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员工人数，再取对数。这两个变量控制了内部激励对研发成果的影响。模型还控制了高新技术行业因素，即行业代码为C5、C7、C8和G的上市公司HTec取值为1，否则为0。企业投资水平INV，等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总资产。融资状况Fin，为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之和比总资产。资本结构Tang为固定资产净额、存货净额之和比总资产。另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盈利能力(ROA)、规模(Size)、成长性(TobinQ)和上市年限(Age)的影响，并引入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

本文根据上述模型Logit回归估计的系数，测算对研发支出进行合理资本化的概率(CAP_n)，用该估计值减去实际会计政策选择(AEM=CAP_n - CAP)，该值表示上市公司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其数值越小，表示企业将研发支出进行合理资本化的可能性越小，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高。出于稳健性考虑，若企业当年选择了对研发支出进行全部费用化，则AEM>0，但对于选择全部费用化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都为0，因此将AEM>0的样本其AEM取值替换为0，而AEM<0的样本不做处理，将其定义为AEM_t。

3. 融资需求

利用现金充足率指标度量公司的融资需求(FINANCE)，其值等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现金)，该值越小，表示公司融资需求越大。

4. 银行关联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管团队成员中具备曾经或目前在商业银行任职的人员，则认为上市公司存在银行关联(BC)。若存在银行关联则BC取1，否则取0。

变量定义和度量方法见表1。

(二)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考察公司战略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这种盈余管理的影响。若激进的公司战略导致上市公司更可能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那么STR_A的系数 α_1 应显著为负。模型中控制了上市公司避免亏损和再融资的盈余管理动机(OEM)。管理层薪酬

契约的影响,包括管理层持股和管理层外部薪酬差距(*Mhold/Gapout*)。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公司外部审计特征,控制变量的度量见表1。为了验证假设2和假设3,本文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融资需求与公司战略的交乘项(*STRA * FINANCE*),银行关联与公司战略的交乘项(*STRA * BC*)。若假设2成立,*STRA * FINANCE*的系数应显著为正;若假3设成立,*STRA * BC*的系数应显著为正。

$$AEM_{i,t} = \alpha_0 + \alpha_1 STRA_{i,t} + \alpha_2 OEM_{i,t} + \alpha_3 Gapout_{i,t} + \alpha_4 Mhold_{i,t} + \alpha_5 LEV_{i,t} + \alpha_6 TOP1_{i,t} + \alpha_7 SOE_{i,t} + \alpha_8 Size_{i,t} + \alpha_9 ROA_{i,t} + \alpha_{10} IBR_{i,t} + \alpha_{11} big4_{i,t} + \alpha_{12} Audopin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2)$$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因变量	AEM	盈余管理水平	由模型算出,其值越小盈余管理水平越大
自变量	STRA	公司战略	公司战略度量,其值越大工资战略越激进
	FINANCE	融资需求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现金)
控制变量	BC	银行关联	若上市公司存在银行关联取1,否则为0
	OEM	盈余管理动机	ROA在0~1%、6%~7%的取1,否则为0
	Gaoutp	高管薪酬差距	前三位高管薪酬对数/同行业企业前三位高管薪酬对数均值
	Mhold	高管持股	高管持股数/总股本
	Lev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Top1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OE	控制类型	国有控股取1,否则为0
	Size	公司规模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Roa	盈利能力	总资产净利润率
	IBR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Big4	国际4大审计	当年审计师为国际四大取1,否则为0
	Audopin	审计意见	当年被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取0,否则取1
	Year/Industry	年份/行业	引入虚拟变量

(三) 样本选取

由于2009年之前披露研发支出明细的公司较少,本文选取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详细披露研发支出资本化/费用化金额的公司样本,并剔除ST、*ST公司与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以及金融公司样本,最终获得样本3088个。所有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研发支出数据来自财务报表附注并手工整理。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按照1%和99%水平进行了缩尾处理。

五、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中Panel A,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水平(AEM)的最小值为-0.927,最大值为0.976,中位数为0.173,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融资需求(FINANCE)的最小值为-4.370,最大值为6.622,说明不同样本公司融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银行关联(BC)的均值为0.315,这表示平均约有32%的公司样本存在银行关联。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见表2中Panel B,公司战略(STRA)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激进度(AEM)显著负相关,说明进攻战略公司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高,初步支持了假设1。公司战略(STRA)与融资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Panel A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AEM	3088	-0.010	0.445	-0.927	0.173	0.967
STRA	3088	11.837	3.468	4.000	12.000	20.000
FINANCE	3088	0.743	1.508	-4.370	0.633	6.622
BC	3088	0.315	0.464	0.000	0.000	1.000
Panel B 相关性分析						
	AEM	STRA	FINANCE	BC		
AEM	1.000	-0.153 ***	-0.009	0.072 ***		
STRA	-0.147 ***	1.000	-0.066 ***	-0.021		
FINANCE	0.021	-0.050 **	1.000	-0.004		
BC	0.0458 *	-0.016	-0.017	1.000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Panel B以1为对角线表格分为两个部分,左下侧为Pearson相关系数,右上侧为Spearman相关系数。

需求(*FINANCE*)显著负相关,说明进攻型公司的融资需求更高。银行关联(*BC*)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激进度(*AEM*)显著正相关,说明银行关联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了盈余管理动机^①。

(二) 回归分析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1)–(3)三列因变量为*AEM*; (4)–(6)列因变量为*AEM_t*,其在0处截尾的变量,故使用Tobit回归。从表中(1)列和(4)列结果可见,公司战略(*STRA*)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说明激进的公司战略增加了上市公司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操纵利润的可能性,假设1得到了支持。表中(2)列和(5)列中,融资需求(*FINANCE*)与公司战略(*STRA*)的交乘项在10%水平显著为正,说明相比融资需求较低的公司,对于融资需求较高的上市公司,进攻战略更容易引起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盈余管理,支持了假设2。表中(3)列和(6)列中,银行关联(*BC*)与公司战略(*STRA*)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具有银行关联时,进攻战略引起研发支出资本化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有所降低,支持了假设3。

表3 公司战略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

变量	<i>AEM</i>			<i>AEM_t</i>		
	(1)	(2)	(3)	(4)	(5)	(6)
<i>STRA</i>	-0.020 *** (-8.30)	-0.022 *** (-8.36)	-0.024 *** (-8.57)	-0.044 *** (-9.50)	-0.046 *** (-9.22)	-0.050 *** (-9.35)
<i>FINANCE</i>		-0.029 (-1.65)			-0.052 (-1.06)	
<i>STRA * FINANCE</i>		0.003 * (1.89)			0.004 * (1.63)	
<i>BC</i>			-0.124 ** (-1.99)			-0.192 * (-1.67)
<i>STRA * BC</i>			0.014 *** (2.81)			0.021 ** (2.34)
<i>OEM</i>	0.002 (0.08)	0.003 (0.12)	0.004 (0.15)	0.004 (0.10)	0.006 (0.14)	0.007 (0.16)
<i>Gapout</i>	0.011 (1.39)	0.011 (1.39)	0.009 (1.16)	0.022 (1.53)	0.023 (1.55)	0.020 (1.35)
<i>Mhold</i>	0.026 (0.45)	0.027 (0.46)	0.031 (0.53)	0.067 (0.63)	0.072 (0.69)	0.072 (0.68)
<i>Lev</i>	-0.087 * (-1.65)	-0.085 (-1.61)	-0.088 * (-1.68)	-0.145 (-1.51)	-0.137 (-1.43)	-0.147 (-1.54)
<i>Top1</i>	0.002 *** (3.35)	0.002 *** (3.33)	0.002 *** (3.37)	0.004 *** (3.98)	0.004 *** (3.92)	0.004 *** (3.97)
<i>SOE</i>	-0.049 ** (-2.39)	-0.048 ** (-2.36)	-0.045 ** (-2.18)	-0.112 *** (-3.01)	-0.110 *** (-2.96)	-0.106 *** (-2.86)
<i>Size</i>	0.007 (0.78)	0.007 (0.77)	0.006 (0.69)	-0.054 *** (-3.28)	-0.054 *** (-3.29)	-0.055 *** (-3.34)
<i>Roa</i>	-0.138 (-1.48)	-0.142 (-1.51)	-0.141 (-1.52)	0.056 (0.31)	0.028 (0.15)	0.050 (0.28)
<i>IBR</i>	-0.323 ** (-2.23)	-0.323 ** (-2.24)	-0.317 ** (-2.20)	-0.447 * (-1.75)	-0.455 * (-1.78)	-0.442 * (-1.73)
<i>Big4</i>	-0.054 (-1.51)	-0.054 (-1.52)	-0.063 * (-1.75)	-0.098 (-1.61)	-0.100 (-1.63)	-0.111 * (-1.78)
<i>Audopin</i>	0.083 (1.63)	0.081 (1.60)	0.072 (1.42)	0.042 (0.45)	0.038 (0.41)	0.028 (0.31)
<i>_cons</i>	0.309 (1.20)	0.327 (1.27)	0.354 (1.38)	2.020 *** (4.51)	2.032 *** (4.53)	2.085 *** (4.65)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r2_a(r2_p)	0.025	0.025	0.028	0.055	0.056	0.057
F(chi2)	3.055	3.000	3.256	252.144	255.228	261.822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t值。下同。

①限于版面,没有列示完整结果,相关表格留存备索。

(三) 稳健性检验

1. 公司战略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

为了增进稳健性,本文直接考察公司战略对企业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根据上文的分析,若公司战略增加了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那么战略激进的上市公司会选择更激进的会计政策,较倾向于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据此建立如下模型直接考察公司战略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MCAP_{i,t} / CAP_r_{i,t} = \alpha_0 + \alpha_1 STRA_{i,t} + \alpha_2 R&D_{i,t} + \alpha_3 Pat_{i,t} + \alpha_4 Tang_{i,t} + \alpha_5 OEM_{i,t} + \alpha_6 Gapout_{i,t} + \alpha_7 Mhold_{i,t} + \alpha_8 LEV_{i,t} + \alpha_9 TOP1_{i,t} + \alpha_{10} SOE_{i,t} + \alpha_{11} Size_{i,t} + \alpha_{12} ROA_{i,t} + \alpha_{13} IBR_{i,t} + \alpha_{14} TobinQ_{i,t} + \alpha_{15} Age_{i,t} + \alpha_{16} Big4_{i,t} + \alpha_{17} Audopin_{i,t}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MCAP$ 是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分类,若当年将全部研发支出费用化取 0;余下样本中若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资本化研发支出/研发支出总额)低于当年同行业中位数取 1,大于当年同行业中位数取 2。 $MCAP$ 取值小,表示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低。模型采用 Ordered-Logit 回归。此外,建立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变量(CAP_r),取值为当年资本化研发支出与研发支出总额之比,该变量取值在 0~1 之间,此时模型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4。由表 4 的(1)列回归结果可见,代表公司战略的变量($STRA$)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正,说明进攻型战略促使上市公司选择了更激进的会计政策,利用研发支出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高,这表示激进的公司战略会诱导上市公司利用研发支出会计政策的盈余管理。(2)列中,公司战略($STRA$)与融资需求($FINANCE$)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于融资需求较低的公司而言,进攻战略促使上市公司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可能性较低。(3)列中,公司战略($STRA$)与银行关联(BC)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具备银行关联时,进攻战略促使上市公司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可能性较低。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的 Tobit 回归结果见(4)~(6)列,除(5)列中公司战略($STRA$)与融资需求($FINANCE$)的交乘项系数不显著外,其余结果与上文一致。以上结果说明,进攻型战略促使上市公司选择了更激进的会计政策,较高的融资需求或较大的融资困难进一步提高了进攻型公司选择激进会计政策的概率。

表 4 公司战略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

变量	MCAP			CAP_r		
	(1)	(2)	(3)	(4)	(5)	(6)
$STRA$	0.114 *** (8.88)	0.122 *** (8.83)	0.137 *** (9.11)	0.791 *** (5.66)	0.825 *** (5.57)	0.933 *** (5.77)
$FINANCE$		0.196 (1.45)			0.930 (0.92)	
$STRA * FINANCE$		-0.014 * (-1.90)			-0.072 (-1.30)	
BC			0.704 ** (2.23)			5.457 ** (2.06)
$STRA * BC$			-0.074 *** (-2.95)			-0.540 ** (-2.5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r^2_p	0.091	0.092	0.093	0.186	0.187	0.188
Chi^2	508.553	516.261	522.092	683.793	688.457	693.109

2. 公司战略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经济后果

企业在研发过程中,一旦将研发支出资本化,可以认为企业的研发活动已经具备形成一项新产品

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最终获得成果的可能性较大。本文利用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量(PAT_a)和当年申请并被授予的专利数(PAT_g)衡量研发成果:若企业严格遵从会计准则的要求对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那么资本化行为与企业当年申请专利的数量理应有较高的相关性;否则,若企业出于盈余管理动机对不满足条件的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则资本化行为与申请专利数量的相关性较低。参考温军和冯根福^[24]的研究,本文建立如下负二项回归模型,从侧面检验公司战略对研发活动中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模型(4)中, $Itang$ 表示无形资产比例, $Cflow$ 为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比总资产,其余变量定义与上文相同。若假设 1 得到支持,那么激进的公司战略会降低研发支出资本化与专利申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模型中研发支出资本化与公司战略的交乘项($MCAP * STRA$)系数 γ_3 应显著为负。这表示上市公司战略更激进时,研发支出资本化伴随着更多的创新产出,换句话说,研发支出资本化使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更高。

$$\begin{aligned} PAT_{i,t} = & \gamma_0 + \gamma_1 MCAP_{i,t} + \gamma_2 STRA_{i,t} + \gamma_3 MCAP_{i,t} * STRA_{i,t} + \gamma_4 Cflow_{i,t} + \gamma_5 TOP1_{i,t} + \gamma_6 Mhold_{i,t} + \\ & \gamma_7 IBR_{i,t} + \gamma_8 LEV_{i,t} + \gamma_9 Itang_{i,t} + \gamma_{10} TobinQ_{i,t} + \gamma_{11} ROA_{i,t} + \gamma_{12} Size_{i,t} + \gamma_{13} SOE_{i,t} + \gamma_{14} Age_{i,t} + \sum Year + \\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4)$$

模型(4)的回归结果见表 5。表 5 中(1)列没有引入公司战略以及其与资本化会计政策的交乘项,以此考察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MCAP$)回归系数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合理性,根据理论预期, $MCAP$ 的系数应显著为正。研发支出资本化对专利申请的回归系数为 0.098,在 5% 水平显著。这表明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行为确实伴随着专利产出,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MCAP$)的回归系数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具有一定合理性。(2)列和(3)列的因变量分别为当年专利申请数量(PAT_a)和当年申请并被授予的专利数(PAT_g),并引入公司战略($STRA$)及其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交乘项($STRA * MCAP$)。两个交乘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表明进攻型战略下,研发支出资本化与专利产出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显著降低,换句话说,进攻型战略下研发支出资本化更可能是盈余管理。本部分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角度,侧面证明了进攻型战略能够增加管理层利用研发支出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

3. 公司战略的其他度量方法

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参照 Bentley 等的做法^[2],将模型中的 $STRA$ 替换为表示公司战略类型的两个虚拟变量。定义 $PROS$ 为进攻型公司战略,当 $STRA \geq 18$ 时, $PROS$ 取 1,否则为 0;定义 $DEFE$ 为防御型战略,当 $STRA \leq 6$ 时取 1,否则为 0。将上述两个虚拟变量代替模型(2)中公司战略变量($STRA$),回归结果见表 6。表 6 中(1)列和(2)列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3)列为模型(3)结果。从表 6 的回归结果可见,(1)列和(2)列两列中 $PROS$ 的系数显著为负, $DEFE$ 的系数显著为正,而(3)列中, $PROS$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 5 公司战略、研发支出资本化与专利产出

变量	PAT_a	PAT_a	PAT_g
	(1)	(2)	(3)
$MCAP$	0.098 ** (1.99)	0.402 ** (2.21)	0.356 * (1.70)
$STRA$		0.028 ** (1.99)	0.037 ** (2.29)
$STRA * MCAP$		-0.026 * (-1.81)	-0.030 * (-1.8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088	3088	3088
r _{2_p}	0.049	0.049	0.056
Chi2	1047.173	1052.072	953.762

注:括号中为 z 值。下同。

表 6 进攻战略、防御战略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

变量	AEM	AEM_t	$MCAP$
	(1)	(2)	(3)
$PROS$	-0.090 ** (-2.33)	-0.185 *** (-2.82)	0.429 ** (2.39)
$DEFE$	0.175 *** (5.46)	0.375 *** (5.73)	-0.958 *** (-5.2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088	3088	3088
r _{2_a} (r _{2_p})	0.014	0.044	0.085
F(chi2)	2.131	202.047	474.399

DEFE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进攻型公司更有可能采用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并更可能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而防御型公司较少选择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较低。

六、结论性评述

公司战略是影响盈余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司战略越激进,公司融资需求越高,管理层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越高,越可能发生盈余管理。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从会计政策选择视角,重点关注了公司战略对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防御型战略,进攻型战略公司更可能利用研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融资需求越高,融资难度越大,进攻型战略将导致更严重的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这是由于进攻型公司的研发投入更多,降低了现金流入和当期利润,导致盈余管理动机增加,战略激进的企业会选择在维持研发投入的同时将更多研发支出资本化,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业绩。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在我国实施的会计准则中,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很可能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公司战略对这种隐蔽的盈余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与防御型公司相比,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加关注采取进攻型战略的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的盈余管理,防止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对自己利益的侵害。

本文尚存一定局限性:一方面,本文利用公开的财务报表信息构建指标度量公司战略,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样本,但度量方法可能存在噪音,未来研究可以结合问卷或实地考察等方法,进一步研究公司战略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关系。另一方面,企业对战略类型的选择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资本市场波动等外部环境因素对公司战略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MILES R E, SNOW C C.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 [2] BENTLEY K A, OMER T C, SHARP N Y. Business strategy, financial reporting irregularities, and audit effort[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 30(2):780–817.
- [3] DICHEV I D, GRAHAM J R, HARVEY C R, et al.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13, 56(2–3):1–33.
- [4] 孙健,王百强,曹丰,等.公司战略影响盈余管理吗? [J].管理世界,2016(3):160–169.
- [5]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6, 42(3):335–370.
- [6] 黄亮华,谢德仁. IPO 前的业绩压力、现金流约束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J].南开管理评论,2014(6):72–82.
- [7] OSWALD D R, ZAROWIN P. Capitalization of R&D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stock prices[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7, 16(4): 703–726.
- [8] 王艳,冯延超,梁菜歆.高科技企业 R&D 支出资本化的动机研究[J].财经研究,2011(4):103–111.
- [9] HIGGINS D, OMER T C, PHILLIPS J D. The influence of a firm's business strategy on its tax aggressivenes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5, 32(2):674–702.
- [10] 王化成,张修平,高升好.企业战略影响过度投资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6,(4):87–97.
- [11] 孙健,王百强,曹丰.公司战略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吗? [J].经济管理,2016(12):47–61.
- [12] 叶康涛,董雪雁,崔倚菁.企业战略定位与会计盈余管理行为选择[J].会计研究,2015(10):23–29.
- [13] 刘行.企业的战略类型会影响盈余特征吗——会计稳健性视角的考察[J].南开管理评论,2016(4):111–121.

- [14] SIMONS R. Accounting control systems and business strategy: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 Society, 1987, 12(4):357–374.
- [15] 谢德仁, 姜博, 刘永涛. 经理人薪酬辩护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 [J]. 财经研究, 2014(1):125–134.
- [16] 杨慧辉, 赵媛, 潘飞.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J]. 经济管理, 2012(8):65–75.
- [17] 姜博, 郑登津, 汤晓燕. 高管持股变动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 [J]. 投资研究, 2014(12):56–73.
- [18] DECHOW P M, SLOAN R G, SWEENEY A P.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J]. Accounting Review, 1995, 70(2):193–225.
- [19] 卢太平, 张东旭. 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 [J]. 会计研究, 2014(1):35–41.
- [20] 陆正飞, 祝继高, 孙便霞. 盈余管理、会计信息与银行债务契约 [J]. 管理世界, 2008(3):152–158.
- [21] BARTH M, KASZNIK R, MCNICHOLS M. Analyst coverage and intangible asset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1, 39(1):1–34.
- [22] BENTLEY-GOODE K A, NEWTON N J, THOMPSON A M. Business strategy,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 reporting quality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7, 36(4):49–69.
- [23] 邓建平, 曾勇. 金融生态环境、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基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J]. 会计研究, 2011(12):33–40.
- [24] 温军, 冯根福. 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 [J]. 经济研究, 2012(3):53–64.

[责任编辑: 黄 燕]

Corporate Strategy and R&D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CHU Youwei

(School of Account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of China from 2009 to 2015,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in R&D activiti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mpared to defenders, the listed companies taking offensive strategy are more likely to capitalize on R&D expenditure to carry out earnings manipul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in firms with more financial demand and more financing challenges, radical aggressive strategies may lead to more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Related robustness tests also generate consistent research conclusion.

Key Words: corporate strategy; earnings management; capitalization of R&D expenditure;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corporate financial decisio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financing demands; bank connections